光明与黑暗

谢宝瑜 著

绿野出版社
Greenwilds Press

光 明 与 黑 暗

谢宝瑜

绿野出版社
Greenwilds Press
Toronto

guang ming yu hei an
光明与黑暗

Copyright © 2021, Xie Baoyu

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of this book in any form, in whole or in part, may be made without written authorizat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绿野出版社
Greenwilds Press

编辑　　臧小林、凡草、汪晶晶
封面　　杨林

Printed in Canada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Title: Guang ming yu hei an / Xie Baoyu.
Names: Xie, Baoyu, 1956- author.
Identifiers: Canadiana 20210337176 | ISBN 9780994079824 (softcover)
Classification: LCC PS8646.I4 G83 2021 | DDC C895.13—dc23

目录

01 指点迷津.....1
02 检讨提纲.....19
03 两位教授.....35
04 枕边絮语.....48
05 脸丢大了.....58
06 一个马桶.....69
07 走得太远.....75
08 插上尾巴.....84
09 反动小说.....93
10 隔离审查.....110
11 一封回信.....124
12 马桶已够.....134
13 莫名其妙.....148
14 树立权威.....159
15 美国特务.....167
16 一记耳光.....178
17 否极泰来.....192
18 最好时期.....206
19 闻所未闻.....217

20　扭转乾坤.....226
21　畅所欲言.....237
22　奋起反击.....247
23　辩论大会.....260
24　点了点头.....273
25　黑暗深处.....287

01 指点迷津

「你要投奔光明，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当时正处于黑暗之中！可是你检讨的时候却完全没有触及到美国的黑暗之处。为什么呢？」潘嗣文问。他是共产党派来接管梅邑大学的工作组成员。

沈德培没有料到这个干部会有这种理解，愣了一下，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是台湾。台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盘踞下，社会黑暗，前途黯淡；而大陆则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社会光明，前途充满希望。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前就有台湾的两所大学邀请我去工作，我没有去。一收到李澍生主任的电报，我就立即表示愿意回来。我万里归来，回到新中国，就是要投奔光明。我不肯到那个没有前途的小岛上去，不肯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我要为共产党效力，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他嘴上是这么说，心中却在想：“要是当时知道回来后会有这么多麻烦，我还真不敢回来。”

「沈教授，你难道不觉得美国非常黑暗吗？」潘嗣

文问。

沈德培在心中回答说，“美国当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整个来说，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而且科学发达，教育发达，文化发达，社会稳定。如果我留在美国，生活会是很舒服的。不仅生活舒服，脑子也轻松，不会有人跑来要我作检讨。”然而他知道，美国现在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绝对不能说美国好。于是，他皱着眉头说：「美国的确也有很多黑暗之处，但是应该没有台湾那么黑暗。」

潘嗣文显然觉察到他的话有些言不由衷，微笑着说：「主要的原因是你回国较晚，错过了去年底今年初我们搞的那场三视教育运动。」

“三视教育运动？又是什么鬼东西？”「潘同志，『三视』是什么意思啊？」沈德培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满脸疑惑地问。

「就是『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意思。」潘嗣文解释道。

「就是『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意思？」沈德培感到一阵冷气向他袭来。

「对。」潘嗣文说。「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匪帮解放前的长期欺骗宣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份子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曾经普遍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的三美思想。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搞了一个三视教育运动，帮助大家弄清楚美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肃清人们头脑里的三美思想。」

「我的确是……的确是错过了这么一个运动。」沈德培觉得自己的身子有些发冷。

「这就是说，你对美国还没有形成比较清醒的认识。」潘嗣文庄严地宣布道。他站起来，走到靠墙而立的文件柜前，打开柜门，取出一份厚厚的铅印学习材料，回过身来说：「希望你好好读一读这份三视学习材料。里面有极其丰富的内容，都是第一手资料，是你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看不到的，很真实。美国的确是很富裕，但那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富裕，而不是美国劳动人民的富裕。美国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战争财，并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搞新殖民主义，残酷地剥削当地的劳动人民，掠夺了大量财富，过着花天酒地的

生活。可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却在美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苦苦挣扎。他们生活贫困，营养不良，体质极差。在灯红酒绿的美国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们或者踟蹰街头，或者蜷卧墙角。他们在风雪中瑟瑟发抖，每每冻毙。美国的画家、音乐家和其他艺术家早已沦落到了乞丐的地步。他们不得不在街角卖艺，靠行人施舍几个小钱过活。就连一些大学的教师也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成天忧心忡忡，一旦丢掉工作，住房就会被银行没收。」

沈德培想："胡说些什么呀！我在美国住了那么久，难道我还不清楚美国的现状？"

潘嗣文坐下来继续说：「这份材料详细地说明了美国反动统治阶级怎样在国内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怎样绞杀民主，怎样绞杀文化，怎样绞杀科学。材料还分析了美国外强中干的实质。它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非常虚弱，因为它的内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外部又有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斗争。美国反动统治者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一样，

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他把材料递给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沈德培。

沈德培有些迟疑地接过那份学习材料。

潘嗣文慈祥地笑了笑，说：「这份学习材料是给你的。你就不必退还给我了。前天你检讨完后，很多革命群众站起来批评你，认为你的这个澡洗得很不好，并没有洗掉多少污垢，这次不能让你过关。还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吗？」

「他们大喊大叫，说了那么多……」沈德培打住话头，意识到自己又有可能被批评为态度不好，赶紧说：「我当时很紧张，脑子里乱糟糟的，很多批评意见都没有记住，只有很少的几个问题记住了。他们要我坦白我在美国期间干过的坏事。可是我在美国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啊！实际上我好事坏事都没有干过。我要完成学业，要上课，要写论文，要准备答辩，每天大部份时间都是在图书舘或者教室里度过的。我能干什么坏事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没有接触过你吗？」潘嗣文问。

“中央情报局？想到哪里去了！真是神经过敏。”沈德培在心里说。「没有！绝对没有。那时候我就相信共产党是在为平等、自由、民主而奋斗，是在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的新社会而奋斗，所以我心向新中国，心向共产党。很多中国同学都知道我思想左倾，很多美国同学和美国教授也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怎么会同我接触呀？他们的确是在中国留学生中物色过精通中英文的人为他们工作，但是他们找的都是那些思想反动的右倾学生。」沈德培情绪激动地说。

「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没有接触过你，我相信你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潘嗣文同意地说。「你要读博士学位，非常辛苦，学习非常紧张，即使想干坏事，也没有时间干。」

「谢谢潘同志理解。」沈德培松了一口气。“即使有时间我也不会干。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不过，群众说，你在美国呆了将近六年，必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受到过美帝的一些坏影响，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从美帝那里捡起了一些腐朽的东西，肮脏的

东西，散发着臭气的东西。他们说，也许你的背上现在仍然背着这些丑恶的东西，你怀里仍然捂着这些丑恶的东西呢。」潘嗣文说。

「没有啊，」沈德培傻傻地说。「我和美国的帝国主义份子又没有接触，怎么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呢？」

「你在那个泥坑里滚了那么久，如果硬说你的身上一滴泥浆也没有溅上，恐怕很难说服人。」潘嗣文雄辩地说。

「如果硬说我的身上一滴泥浆也没有溅上，就很难说服人？」沈德培不能明白这是什么逻辑。

「是啊，」潘嗣文肯定地说。他拿起桌子上的一盒香烟，取出一支，递给沈德培。

沈德培摇了摇手，说：「潘同志，你知道我不抽烟。」

潘嗣文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一了口，接着刚才的话头说：「你可以先认真读一读这份三视学习材料，补一补这方面的课，了解美国的本质。读了以后你一定会对美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下次检讨的时候你再把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结合进去。这样，你对美国的

黑暗就会有很多话可以说了，你就能够用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来说明美国社会的黑暗之处。群众要知道你对美国的认识，要看你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深刻。你还需要给群众交代你在美国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坏影响，比如，思想方面、感情方面、学术方面、以至于生活习惯方面的坏影响。你还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亲美、崇美、恐美』方面的问题，也应该结合你在美国留学的经历来讲。」

“莫非没有污点也要给自己找些污点？”沈德培终于明白了潘嗣文的意思。他很想发一通脾气，但是在最后一刻把自己控制住了。他说：「看来我过去的理解有误。」

「你在美国留过学，回来又不久，一定要说明自己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作检讨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有抗拒的心理。」潘嗣文说。

「谢谢，明白了。」“看来，要是我不肯作践自己，他们就不会让我过关。”沈德培想。他摸了摸放在自己面前的那份三视学习材料，说：「我一定好好学习

这份材料。」

「你上次作检讨的时候，对自己的肮脏丑恶思想挖掘得不够。你只谈了自己比较骄傲，而且语气还有问题，表现得像是自己非常聪明，非常纯洁，非常高尚，非常进步，非常革命。所以你给群众的印象是态度不够端正，不够诚恳。」潘嗣文直截了当地说。

“我本来就非常纯洁，非常高尚，非常进步，非常革命啊！”沈德培想把这句话说出来，又觉得不妥，所以最后什么也没有说。

「也许你说的都是事实，」潘嗣文接着说。「但是群众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党搞这次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不是要表彰思想高尚品德高尚的人，不是要为谁评功摆好，而是要大家向党交心，向群众交心，把自己灵魂深处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彻底暴露出来。我们只有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痛痛快快地把这些东西干净彻底地倒出来，一劳永逸地放下包袱，才能轻装上阵，改造好自己的思想，成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知识份子。要暴露这些坏思想并不容易，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绝对不能怕丑，怕羞，怕丢脸。」

「就是要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对不？如果不无中生有地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革命群众就不会让我过关，组织上就不会让我过关。」沈德培终于忍不住了。

「不要那么情绪化嘛。」潘嗣文心平气和地微笑着说。「知识份子，脸皮薄，是感到难为情。所以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才率先给大家作示范检讨。上个星期一林组长的示范检讨我们都听了。林组长是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去过延安，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讲话。就连他也还有不少肮脏丑恶的思想呢！你听了之后不也感到十分吃惊吗？上个星期三，面对全系的师生，田同志和我不也暴露了自己很多见不得人的肮脏丑恶思想吗？难道你比林组长和田同志还要好，还要进步，还要革命？林组长能做到的事，田同志能做到的事，你也应该可以做到吧？思想改造的过程的确是让人感到痛苦，让人感到羞辱。但是没有这么一个过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就不能清洗干净。你一定要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努力挖掘。有些坏思想也许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只有深挖，努力挖，你才能把思想深处的脓疮挖掘出来。」

沈德培为难地说：「我也努力挖掘过，但是没有什

么成效。」

「如果努力深挖，还是应该能够挖掘出一些脏东西来的。」潘嗣文吸了一口烟，在烟灰缸上弹了弹烟灰。「就拿我来说吧。我抛下学业，投笔从戎，去了革命根据地。当时我觉得自己很革命，很光荣。后来根据地搞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党交心，毫无保留地坦白交代自己的背景、行为、以至于内心深处的一切思想，特别是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我当时和你现在完全一样，抵触情绪非常大。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置生死于度外，勇敢作战，在一次同顽军的战斗中还负过伤。我当时觉得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已经清除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成了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后来通过学习中央关于整风的一系列文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上级领导的讲话，并且经过同志们直言不讳的帮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不够端正，有抗拒的心理。端正了自己的态度后我再来深挖，结果发现自己的确有很多坏思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在上个星期三的示范检讨中只谈了这些坏思想中的很少一部份。你我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你

是大知识份子，我是小知识份子。我们都有很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是我们过去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周恩来总理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在过去不是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到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可见我们这些人在走进新社会之后，都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来个脱胎换骨，才能成为崭新的无产阶级知识份子。这个过程必然是非常痛苦的。」

「好吧，那我好好地深挖一下。」沈德培言不由衷地说。“真后悔回来了！”

潘嗣文小心地用拇指和食指掐着已经变得很短的烟蒂，深吸一口，当手指几乎被烧痛的时候，他才把已经变得很小的烟蒂扔进烟灰缸。「比如，剥削阶级家庭对你有什么坏影响，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对你有什么坏影响，社会上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对你有什么坏影响，等等。——我只是举例，仅供参考。」

“就是要无中生有地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沈德培在心里说。他沉默了好一阵，然后站起来说：「潘同

志，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并不代表组织上，只代表我自己。」潘嗣文也站了起来。

「那是，那是。您是以朋友的身份给我指点迷津。」沈德培说。

「是以革命同志的身份。」潘嗣文说。

「对，是以革命同志的身份。」沈德培纠正自己道。「不好意思，占用了您不少宝贵的时间。我回去好好想一想，重新写个检讨提纲。」

「相信你会写好，希望下个星期四你能够顺利过关。」潘嗣文陪着沈德培走到办公室的门口，又说：「小徐和小张的作法是非常错误的。不过，他们是组织上派来帮助你的，他们也真诚地想要帮助你，只是工作方法太粗糙，不够耐心细致。希望你能够理解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

沈德培在心中气愤地说："两个人像是疯了一样。两条疯狗！"他强笑着说：「我会正确对待他们的。」

离开潘嗣文的办公室后，沈德培沿着一条三合土路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行走。

这是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沈德培是在三个月前回国的。那时候他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准备大显身手，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以自己的学识和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他深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一个深受学生爱戴、深受到同行尊敬的人，一定能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建设作出较大的贡献。刚刚踏上国土的时候，他曾经期待着会有一个国务院或者教育部的官员来海港迎接他和其他一些海外归来的学子。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收到过一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名的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信中表示，祖国迫切地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对像他这样的学人非常重视。他知道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每天都很忙，不可能亲自来港口欢迎他们。但是他相信政务院或者教育部一定会派官员来向他们表示欢迎。他没有见到这么一个官员，最初感到有些失望。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他想，新中国百废待举，大家都非常忙，没有必要搞这些礼节性的俗套。外文系的李澍生主任倒是亲自去车站欢迎过他，并且把他带到自己的家中暂住，还自己掏钱宴请了他一次。学校的卢文斌校长也到他的住所看望过他，向

他表示了欢迎。几天之后，学校又给他分配了条件很好的住房，让他和另一位单身的副教授同住在一个单元里。然而党和政府派到学校来的工作组对他似乎比较冷淡，在公开的场合及私下都没有对他表示过欢迎，使他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感。他来到梅邑大学时这个学期已经开学。休息了三天后，他接手了李澍生正在讲授的四年级的英国文学和五年级的美国文学课。多数学生似乎只是热心于政治活动，积极争取进步，对学习并不认真。只有少数学生对英美文学真正感兴趣，上课时认真听讲，下课后问一些问题，找他借书看，让他略感欣慰。然而刚刚上了两个多月的课，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全力以赴地搞运动，每个人都要作检讨，每个人都要过关。沈德培最初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值得检讨的东西。在听别人检讨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人都在深挖自己的家庭影响，封建文化的影响，西方教育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于是他如法炮制，写了一篇自以为非常深刻的检讨提纲。他作了认真的准备，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且对照周恩来总理的〈目前形势和任务〉、〈关于知识份

子的改造问题〉和其它与知识份子思想改造有关的文件检查了自己脑子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在作检讨的时候也非常认真，非常诚恳，非常虚心。他深信自己的检讨一次就可以过关。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刚刚念完检讨稿，就有好几个人站起来大喊大叫，对他横加指责。会后又有两个青年教师来宿舍找他，说是要帮助他，为他「搓背」。这两个人的表现却一点也不像善意帮助的样子。他们粗鲁无礼，呵斥了他一通，像训孙子一样地训他，说他不老实，不肯向党和人民交心，如此等等。两个人走后，他越想越生气，一夜没有睡好觉。他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一些亲戚朋友的劝告，执意从美国回来。他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回来后迎接自己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荆棘和侮辱。和他住在同一个单元里的程光华副教授觉察到他的情绪不好，估计他是因为检讨没有过关而发愁，便劝他来找潘嗣文谈一谈。程光华说：「潘同志是知识份子出身，和蔼可亲，与人为善，和他谈一谈一定会有好处。」

路旁，脱去褐色秋装的法国梧桐挺着光秃秃的身子，一动不动，神情冷漠地看着行人。左边的池塘里，

几株残破的枯荷东倒西歪，垂头丧气，似乎正在低声叹息。空气阴冷潮湿，带着一股腐草的气味，让人感到压抑。沈德培的心情很不好。潘嗣文已经表明，他在检讨的时候必须痛骂美国一通，不然就不能过关。沈德培不大愿意骂美国。他即使算不上特别热爱美国，也对美国极有好感。他在美国留过学，而且获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在他的心中，他的一切都与美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美国科学发达，教育发达，学术水平极高，那么他的学位含金量就高，他的「身价」也就自然而然地高。如果说美国富裕繁荣，人人幸福，一切都非常好，与中国的反差极大，那么他抛弃美国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一心一意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建设而努力，就说明他思想非常先进，是一个爱党爱国的进步知识份子。他刚回国的时候穿的是笔挺的西装。他知道，穿西装的人不一定都是从海外归来的，但是从海外归来的人一定要穿西装。他当时还有意无意地显示自己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与其他教授略微不同。在与同事谈话的时候，在给学生上课的过程中，他会不时提起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以此来提醒大家他喝

过洋墨水。他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一直喜欢喝茶，除了别人招待外他基本上不喝咖啡。回国之后他却鬼使神差似地买了一套煮咖啡的器具，喝起咖啡来了。他经常请客人喝咖啡，并且说自己在美国的时候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要这样说。他还不算迟钝。在国内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后，他嗅出了空气中弥漫着的强烈的反美气息，意识到他这么做不合时宜。美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过仗，美帝一直在阻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与中国分属世界上正在对抗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他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美国留过学并不值得炫耀。他感到非常失落，有些不大情愿地把西装放进箱子里，穿上了中山装。他还处理了那些煮咖啡的器具，重新捡起喝茶的习惯。他今天才知道，在他回国之前中共就发动过一场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运动。这就是说，按照共产党的要求，他必须彻底否定美国。然而如果彻底否定了美国，他就否定了自己的一部份，而且是自己特别引以为傲的那一部份。他现在终于明白，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不仅不是什么光荣，反而是一种耻辱，甚至还有可能

给他带来麻烦。他感到非常沮丧，甚至有些惶恐。